

毕珍 著

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义侠奇人传奇

中国义侠奇人传奇

〔香港〕毕 珍著

中国义侠奇人传奇

毕 珍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南宁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南宁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14 印张 插页 300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0743-4/1·210

定价：3.60元

关于“中国传奇”

毕 珍

当我注意到历史上的一些人物时，我发现有许多可以写出来，把他们的史迹，介绍给现代的人，使现代的人知道他们，引以为傲，或者在闲暇时加以品尝。

忠臣义士，节炳一时，名垂百世，激扬义烈，不能不写；另外，还有巫卜方术，通神明、参造化、踪迹秘幻，莫可测识，也值得玩味。

于是，我开始写这一些人物，有可尊敬的、有可称奇的。

最早，是发表在联合报万象，以后，在各报副刊、杂志都写，美国、欧洲侨报，也都刊载许多，至于新加坡、香港，已写了多年，刊了多年。

我这样说，不是说我的写作精力旺盛，而是说，这一类的稿件，很受到读者的喜爱，读者们或者和我一样，欣赏历史上的这些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故事。

有人曾说，某一类的稿件，在某杂志刊出时，可使这家杂志的销路激增，不刊他的稿件时，这家杂志的销路便会落下来，是否真的如此，不知道。但当“中国传奇”这一类的稿件在刊出时，的确引起很大的注意，这一类的稿件，使我新认识了许多人，这一类的稿件，使很多人知道我。

一位同事告诉我，一位同事告诉他，最爱看我写的“中

国传奇”，却不知我是谁？朋友告诉他，远在千里，近在眼前。我们坐位相距不远。

原来，我们是同事。

一位南部的读者写信给一家报社，附上五块钱的邮票，买一份刊载我稿件的报纸。

这些，我认为是“中国传奇”的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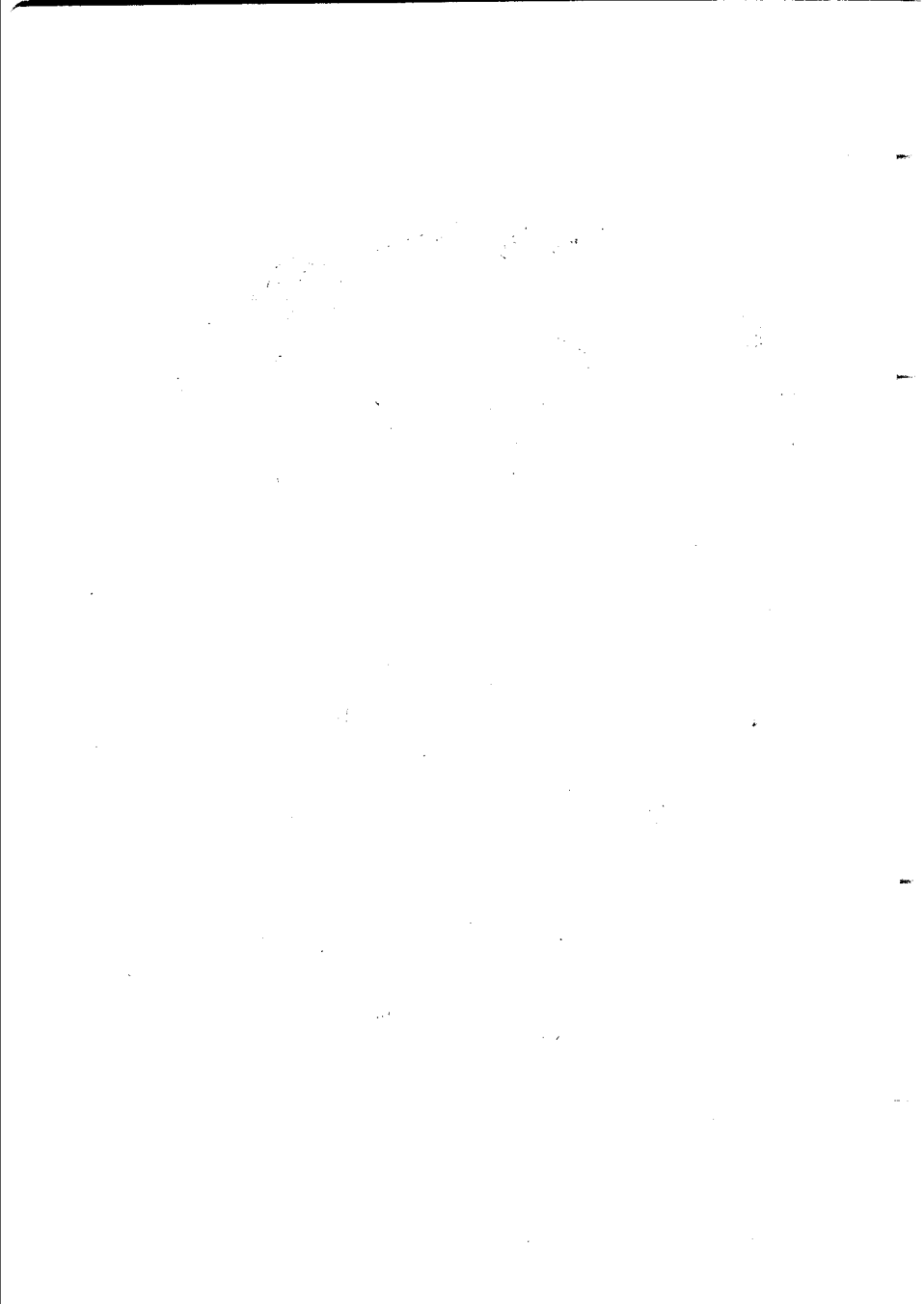
中国义侠奇人传奇也是对史迹的整理，相信会受到重视和很高的评价。书上的人物，或者不是可歌可泣的，但他们是异常的鲜明，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都有很深的意义和价值。

我希望这些书除了使读者会领受他本身的 意义和价值外，也会有深深的沉思，对这些历代的人物，留下一个印象，表达一份敬意。

目 录

一、飞毛腿柳彪	(3)
二、赛罗仙	(25)
三、鬼头双刀	(43)
四、少林弟子	(65)
五、英雄路遥	(87)
六、宝石顶	(107)
七、弹石神功	(123)
八、神箭破妙贼	(143)
九 铁拐子·流星弹	(159)
十、绿林·秀才·太守	(179)
十一、玉人·铁爪·玉佛	(201)
十二、古庙·花轿·一品衣	(220)
十三、密旨	(247)
十四、女赌王	(265)
十五、蒲扇怨	(283)
十六、秃头大人	(301)
十七、逍遥江湖	(319)
十八、清官世界	(337)
十九、白银万两画一帧	(359)
二十、唐臣三斗武则天	(377)
二十一、烽火万里女谋士	(395)
二十二、柔道、毒药、黄面虎	(411)
二十三、驸马、公主、瓦刺灰	(429)





飞毛腿柳彪

一位妇人，坐在路边，啼哭不已。

一条汉子走过，打量打量她，问道，“大娘，你出什么事，在这里悲伤？”

他一问，妇人更哭得伤心。

“你还是早点离开这里，”那条汉子道，“这是一条山路，听说有强人出没，遇上他们，会有麻烦。”

妇人道，“我就是遇上一批贼强盗。”

“他们对大嫂无礼，大嫂才伤心？”

“无礼倒没有，”妇人道，“他们打开我的包袱，搜走一两多银子。”

“一两多银子，是小事，他们没有对大嫂无礼，也该庆幸，你还是快点走吧。”

那条汉子言外之意是如果不快点走，那些强盗如果对一个妇人动了念头，就大事不好。

“官人，你说一两银子是小事，才不是小事，那是我回娘家，向娘讨来，要回婆家去，替婆婆治病。”

这话，使那汉子脸色一动，从娘家讨来一两银子，回婆家去替婆婆治病，这一两多银子被强盗抢走，的确不是小

事，是大事。

“你什么时候遇上强盗？”

“还不到半个时辰。”

“强盗向那方向走？”

“向东。”

“你不要走，在这里等着，我去把银子要回来还给你，你好拿回去替婆婆治病。”

“这位大爷，你贵姓大名？”

“柳彪。”

“大爷，你讨得回来银子？”

“试一试。”柳彪道。

他向东而去，脚步很快，眨一眨眼，人便不见。

妇人心想，柳大爷会飞？

不久，柳彪回来，交给她一两四钱银子，那是刚被强盗抢走的。

“大爷，那些强盗怎么肯还给我银子？”

“做强盗的人，也有良心，”柳彪道，“他们知道你从娘家要了银子替婆婆治病，便不忍要这一笔银子，交给我，还给你。”

“大爷，”妇人感激不已，“我不向你說什麼，只有向你说，感激你大恩大德。”

“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柳彪连声道。

龙泉关在山西与河北接壤之处，关东，是河北，关西，

是山西。

柳彪便是龙泉关人。

他在龙泉关开一盘小店，是个小生意人，龙泉关的人，知道有他这一个人，有这一盘小店，以及他的妻子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此外，对他别无所知。

直到那个妇人在龙泉关向人说，大爷柳彪向强盗讨回一两四钱银子，大家才知道这个柳彪不是一个平常人。

他并不是龙泉关土生土长的，搬来才五年。

这五年当中，他除了安份守己做小生意外，没有做出什么使人惊心动魄的事。

他向强盗讨回一两四钱银子，引起龙泉关人的注意。

同时，大家纷纷讨论，他是怎么将银子讨回来。

——他可能与强盗是朋友。

——他可能暗中也在打家劫舍。

——他可能是强盗的眼线。

他替那妇人弄回来银子，有一份义气，没有人说。

龙泉关的人，对柳彪不但没有敬意，反而对他有种种怀疑，对他畏惧。

凡是与强盗打过交道之人，都使人怀疑。

他的邻居张杖，一家有六口，生活过得不差，也开了一盘小店，两盘店在生意上多少有点竞争，邻居的交情还有。

这天夜晚，柳彪听到张家传出来哭声。

张家出事，柳彪立即奔过去探望。

原来，张杖不在家，张家大娘身患重病，只留一口气，母子想见最后一面也见不到。

为病人哭，也为母子难见最后一面而哭。

“张杖去何处？”

曲阳距龙泉关两百多里。

“张大娘生病，张杖为什么去曲阳？”

“曲阳有一位先生，会看病，大小病到他手上，都会看得好，这话是我们曲阳一个表亲说的，我们记在心中，”张家娘子道，“娘病重，没有治好，他便去找那位表亲，再去请那位先生来替娘治病。”

“你们不要哭，哭也无用，”柳彪道，“我马上去追张杖，追上他，叫他回来。另外，告诉我你那位表亲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我可去曲阳一趟，把先生请来。”

“时间来不及。”

“明天中饭以前，我可把先生请来。”

“明天中饭以前，你去曲阳也才走一半路，最多可以过阜平，怎么会回来？”

“我说没有用，明天请得先生来，你就相信。”

他们表亲叫周训，在曲阳东门开一家周家饭店。

张家娘子话刚落音，柳彪已没有人影。

三

张杖第一天走了一百多里路，过阜平在路边一家大客栈住一夜，第二天，天刚亮，他便上路，赶往曲阳。

天刚亮，从曲阳方向驰来一匹马，马跑得快，他让到路边。

马上有一个人，马后，也有一个人。

两人一马来到面前，停住。

马上人吁一口气，马后那人露面，张杖一看，是邻居柳彪，大为意外道，“柳彪，我去曲阳，你从曲阳回来，在此相逢，真是巧事。”

“你昨夜住在那里？”柳彪问。

“不远处路边客栈中。”

“昨夜，我经过阜平，在几家客栈也问过，你有没有住里面，没有见到你，便直赴曲阳，没料到在此相逢。”

“你去曲阳，应是马头向曲阳方向，为什么马头是向阜平，不是曲阳。”

“我昨夜到曲阳，见到你那表亲周训，他连夜带我去请来这位曲先生，雇了马，让曲先生骑着马连夜赶回龙泉关，救你娘的命。”

“你只花一夜时光赶到曲阳又赶回来这里？”

“是的。”

“你是飞毛腿？”

“他是飞毛腿，”曲先生在马上道，“我骑了马跑，他两条腿在地上跑，人还比马快。”

“柳大爷，我不知你有这样本事。”张杖钦敬不已。

“有时，我拉着马尾巴跑，”柳彪道，“现在，闲话少说，我陪曲先生去替你娘治病，你随后赶回家。”

“我好不好与曲先生同骑一匹马，赶回家去。”

“一马两人是可以，”柳彪道，“马驮两个人，跑起来会慢，跑一程，还要憩一阵子，这样一到家要晚，如果是一个人，中饭以前，可以到龙泉关。”

“既如此，请大爷送曲先生去，我随后赶回。”

“曲先生，我们走。”柳彪道。

曲先生两腿一夹，踢踢马肚，马放开四蹄，疾奔而去，快如一缕烟。

柳彪先跟在后面跑，一先一后，相距两三尺而已。

张杖回头走，他越过阜平，步子也未停，他急于赶回龙泉关。

途中，他问路人是不是见到两人一马过去。

“有，马跑得快，那个人，跟在马后跑，相距总是两三尺，我从来没有见过人跑得那样快，简直是两条飞毛腿。”

过了中午，他再问在路上碰到的人，未见见到两人一马时，路人回答，“没有。”

那么，他们已到龙泉关。

张杖心中安慰一些。

张杖回到龙泉关，天色已黑透，关上亮起灯。

他想到如果不是柳彪去曲阳请求曲先生，自己这时不是在龙泉关，而是在曲阳城外。

他想，为什么我们龙泉关的人这样傻，有一个飞毛腿在关中，也无人知道，尤其是自己，飞毛腿是邻居，也一点不知。

他走到门前，屋中很安静。

他放心一些，如果娘的病恶化，屋里必定是乱糟糟。

娘子看见他回来，满脸喜色迎过来，轻声道，“你要小声说话，娘喝第二遍药，刚刚睡去。”

“曲先生来治病？”

“是的。”

“他们中饭前到达。”

“是的。”娘子道，“柳大爷在阜平城前碰到你，他已说过。”

“娘的病，不要紧吧？”

“不要紧，曲先生说，幸好赶到，若是迟半天，怕就难救，迟一天，就治不好。”

“曲先生是我们的恩人，还有柳大爷，也是我们恩人，我要去向他们磕头。”

“他现在在家里。”

“曲先生住在那里？”

“住在客栈，马也在客栈。曲先生说，他明天早上和中午再把两次脉，开下药方，他就回曲阳。”

“要送他一笔厚礼，”张杖道，“那些再说，我先去见飞毛腿，向他磕头。”

张杖屋子也未进，扭转身去隔壁见柳彪。

柳彪正要出去，在门口相遇，张杖双膝跪下，“大爷，我娘一命得救，是大爷，是大爷之恩，我知道难以报答，在这里向你磕头。”

四

柳彪大半夜加上一个半天，去曲阳跑个来回，请得曲先生救活张杖的老娘，使龙泉关的人，对他全面改观。

他有救人的义气，个个敬仰。

他有两条飞毛腿，是一个有功夫的人，更使人尊敬。

不过，他还是如同平日一样，做他的小生意，偶而到茶

馆喝茶，和关上人闲谈。

人家问他有什么功夫，他从来不说，只是笑一笑。

他那两条腿与人不同，较常人长一些，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两条小腿，都长有黑毛，又浓又密，两寸长。

龙泉关傅家在京城开设有银楼、布店，很是有名，突然派人回关来说，要送八百两银子去京，料理一笔账。

傅家老大、老三在京城开设银楼和布店，老四守家，老太爷也在龙泉关落脚，守着祖产。

老二，在山西定襄开设银号。

傅家老太爷傅威雄踏进茶馆，一眼见到柳彪，走向他，点点头道，“柳彪，我刚从你家中来。”

柳彪站起来道，“老太爷，你请坐，今天我请你喝茶，你不要客气。”

“今天的茶银由我付，”傅威雄道，“但我想换到角落里去坐，那里方便说话。”

两人到角落一张茶桌旁坐下，柳彪把自己的茶端过去，跑堂的新泡一碗茶，送给傅家老太爷。

“我要送八百两银子进京，”傅威雄道，“你有两条飞毛腿，求你帮忙，当然，算工钱、盘费或是报酬，随你说，我都给。”

“要多少天送去？”

“十天。”

“这里到京城，有一匹马，十天可到。”

“十天可到，”傅威雄承认，“不过，有点困难，我们家中，没有银子。”

“要我跑路去借银子？”

“是的，去定襄是二百八十里，来去是五百六十里，骑马而行，来去也要三天，你两条飞毛腿一天一夜可以跑个来回，对不对？”

“可能要一夜加上一天半。”

“还带着八百两银子，会不会慢一点？”

“两天一夜，可以来回。”

“从此到京，八天如何？”

“一匹马十天可到，我只要七天。”

“这样，九天一夜，可以把八百两银子从定襄送到京城，现在，全部托你，”傅威雄认真的道，“请你算一算，我要给你多少工银。”

“可能很多。”

“无妨。”

“可能不要。”

“这是为什么？”

“若是八百两银子送到京中，老三和老大用这笔银子赚更多银子，就要付给我工银，还得付给我很多。”

“长途跋涉，应该。”

“如果老大或老三在京中是发生困难，等着银子急用，送去银子救急，我便不要一文。”

“纵然如此，我还是要付给你，”傅威雄掏出十两银子和一封信，交给柳彪，“请你立刻动身，这银子，是途中花费之用，不是工银，这封信，给我们老二傅豪，他在定襄开金傅银号，他见到信，会付给你八百两银子。”

茶馆老板倪更新过来。

“我听你们提到定襄金傅银号，我有一句忠告。”